

昨天21时至22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万人坑”遗址内举行了“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守灵——平安夜”活动。纪念馆部分职工，日本、俄罗斯等国友人约50人参加了此次守夜活动。据悉，此次守灵活动是继去年12月12日举办后，第二次在该馆内举行，旨在为遇难者守灵，祈福平安。

责任编辑：吴明 139901599@qq.com 美编：王莺燕 组版：丁亚平

“哭墙”昨天再次延伸 遇难者名单达10324人

慢慢走到“哭墙”内侧，93岁高龄的孙华富从随身携带的布袋子里掏出两朵黄色菊花，他拄着拐杖，手往上伸，想把花贴到“哭墙”上“孙华金”的名字旁。“他是我哥哥，上面还有一个，孙氏是我奶奶……”老人告诉记者，以前他不知道上哪去祭奠亲人，自从“哭墙”第一次延伸，亲人名字刻上去后，他每年都要来，想跟亲人们说说话……

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透露，越来越多的遇难者遗属给他打电话、写信，希望把他们当年遇难亲人的名字也刻上“哭墙”，便于后人祭拜。基于此，该馆加速了“哭墙”的延伸，昨天启动了第二次延伸工程，遇难者名单将达10324人。据介绍，“哭墙”延伸工程明年一季度完成，同时遇难者名单还会扩充，被俘后被杀害的9万中国将士的名字，也有望刻到墙上。

□快报记者 毛丽萍



»现场 “哭墙”再延26.5米，明年清明前完成

新增遇难者名单1655个

“1937年12月14日，我家在江东东山，记得很清楚，我哥哥比我早一步去，但就再也没有看到他……还有我奶奶……”或许是过于激动，孙华富老人一直不停地强调他亲眼看见了日本鬼子杀人，“隔着门缝看的，当年我20岁，以前不知道上哪去祭奠我的亲人，现在到了哭墙后，我就经常来了……我都90多岁了，你说还能来几次呢，明天我还来。”

孙华富感谢江东门纪念馆给了他一个与逝去亲人“说话”的地方，馆长朱成山听了也相当伤感，他说：“我曾看到一位老人端着小板凳站在哭墙前，摩挲着一个名字，哭了整整一个上午。后来才知道，老人的丈夫死在南京大屠杀中，一直没有找到尸体，这里的名字成了她唯一能寄托哀思的地方。”他告诉记者，近几年来他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及电话，请求把自己当年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亲

人名字刻上“哭墙”。

朱成山介绍，此次“哭墙”延伸26.5米，高3.5米不变，一直到万人坑遗址，新增遇难者名单1655个，延伸后这面“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的总人数将达到10324人。“工期不长，我们计划明年3月底4月初完成，肯定在清明节前结束，便于市民及遇难者亲人前来悼念。”

记者了解到，“哭墙”部分将延续以往的风格，由灰褐色的花岗岩构成。

新增名字经过考证核实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齐康教授设计完成，老百姓称之为“哭墙”。上面镌刻着战后初期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建国以来各时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出版的各种史料、遇难者家属提供的遇难者名单。1995年初立时，刻有名单仅3000个，2007年

三期扩建工程竣工之际，名单墙人名数增加了5600多个，此次再增1655个。

那么这些名单是从哪来的呢？昨天，朱成山告诉记者，最初的3000个遇难者名单是根据军事法庭判决及一些史料整理出来的，后来增加的7000多个名单则大多是遇难者家属或知情者提供的。“这些名单都要经过专家调查考证，比如每一个名字，什么时间死的，什么方式死的，被日军枪杀、刀劈、火烧还是其他，什么地点，年龄多大，性别等等，都要搞清楚，而且还要看彼此能否相互印证，与史料记载是否符合等等，过程很严谨。”

据介绍，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中，当初从9000多份名录中只论证到了8284个，“由于当时记录人所处的时代、口音、文化程度不同，名录中不乏错误。因此对时间和地域，也进行了详细考证。”朱成山透露，“哭墙”上的遇难者很多是南京人。

请记住 这些名字

陈家瑜、张孩童、张丫头、王毛孩、汪小掌、汪洪妻、金兆坤、王神眼、丁良发、孙麻子、衡应佑、三果子、二道标、郑金富、郑大呆、许艺桂、许小四、谢道恒、王礼才、赵春生三叔、赵春生姐、赵春生四叔、孙汝秀、魏和清、魏和清夫人、曹华海、曹华江、王修义、王修德、王庆力、王庆发、王张氏、王启泰、李万林、邓徵章、谭天觉、戚秀英父亲、张开河、张贵友、张小米、罗小六子、程朝云母、白大洲奶奶、苏未发……

(以上为部分新增遇难者名单)

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哭墙”第二次延伸，遇难者名单将破万。这个消息却让很多人疑惑：当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达30万人，为什么“哭墙”名单上仅有1万多人。对此，该馆馆长朱成山表示：侵华日军南京屠城30万人的暴行，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犯军事法庭认定的法定事实，不容怀疑……因为某些方面的原因，我们对大屠杀遇难者名单调查及收集从80年代才开始，太迟了！”

据介绍，那时候逃难者很多，人口流动性极大，比如家原本在安徽乡下，鬼子来的时候听说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199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动了147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校和高中生，其中包括26名来自日

本的大学生。他们经过专门培训后，在40天内对南京市15个区县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调查，回收有效调查结果1213份。只是调查的结果却令江东门纪念馆非常失望，一些中学生的报告粗糙，对一件事叙述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年龄、受害地点、受害方式都没有，“只是含糊地说死啦。”

“几十年的档案，台湾方面一直没有整理”，朱成山昨日透露，一旦整理完成，这批名字也将刻上“哭墙”，数量大约在8到9万人。

能收集并确认1万多名遇难者名单，朱成山表示已相当不易，但不管怎样，这项工作还会继续下去，“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遇难者名单也就1.6万个，不能凭这就说明其他数据不对，我们也一样，30万的数据是历史定论。”

»释疑

为什么哭墙名单只有1万多人？

1938年、1951年、1984年、1997年，历史上对遇难者和幸存者曾进行过四次大规模调查，形成了一些遇难者名录。但总的来说，调查进行得太迟了！

据介绍，那时候逃难者很多，人口流动性极大，比如家原本在安徽乡下，鬼子来的时候听说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199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动了147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校和高中生，其中包括26名来自日

»关注

9万遇难被俘将士 名录有望上哭墙

朱成山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延长工程是纪念馆2010年初规划中三件大事之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3周年之际举行该工程开工仪式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不仅表达了对逝者的追思和哀悼，也是尊重历史、热爱和平的表现。“今后，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名单墙的人数还有可能继续增加。”

据介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目前已把征集遇难者的名录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研究。“不管寻访遇难者的工作有多难，我们都会一直做下去，对于新发现的每个名字，经考证后，不仅会结集出版，而且‘哭墙’特意留下空间，今后会不断地把新发现的遇难者名字，分期分批地刻上去，这项工作不会停止。”朱成山说，寻找遇难者的名字需要全社会一齐努力。他特别希望，南京的、省内的、全国的还有海外的所有知情者，能提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字线索。

同时，记者获悉，该馆正在与台湾军史馆等单位联系，希望能将73年前那些已放下武器、但仍被日军残忍杀害的战俘名单，早日整理出来。“几十年的档案，台湾方面一直没有整理”，朱成山昨日透露，一旦整理完成，这批名字也将刻上“哭墙”，数量大约在8到9万人。

能收集并确认1万多名遇难者名单，朱成山表示已相当不易，但不管怎样，这项工作还会继续下去，“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遇难者名单也就1.6万个，不能凭这就说明其他数据不对，我们也一样，30万的数据是历史定论。”

- 今天上午10时至10时33分，南京拉响防空警报
- 日媒披露当年士兵日记证实一少尉杀害300中国战俘
- 9万遇难的被俘中国将士名录有望刻上“哭墙”
- 1945年11月25日上海《申报》首提“南京大屠杀”一词



»焦点

赴日作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达41人

日媒公布士兵日记 证实“棉花堤屠杀”

日前，82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程王氏应邀赴日本，进行为期10天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活动。而陪同程王氏前往日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职员谢红霞，前一天从日本熊本县传回了2010年12月8日日本《每日新闻》的一张报纸，上面赫然有一篇题为《“攻打南京的时候曾经杀害过俘虏”——1名日军士兵从军日记中的记述》的报道，提到一名日军少尉在棉花堤杀害了300名中国战俘。昨天，朱成山对此表示，该篇报道真实可信。



日本《每日新闻》2010年12月8日报道的复印件

»纪念日

今天上午 南京拉响警报

今天上午10时至10时33分，南京全市将试鸣防空警报。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防空警报试鸣顺序如下：10:00—10:03，10:18—10:21鸣放预先警报；10:06—10:09，10:24—10:27鸣放空袭警报；10:12—10:15，10:30—10:33鸣解除警报。

»相关

国外出版社首次出书 向世界介绍江东门纪念馆

昨天，由伦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概览》在南京首发。据介绍，这是国外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书籍向世界介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该书采用中、英文两个版本，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筑、展览、雕塑、学术研究、社会教育、和平交流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该书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这是第一次由国外出版社出版介绍纪念馆的书籍，表明南京大屠杀历史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相信，这本书将让更多的人了解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历史。

《战时中国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出版

厘清“南京大屠杀”一词由来

昨天，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的《战时中国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出版。据介绍，全书约90万字，并结合内容配刊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该书直接研究与引用《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救国时报》等原报刊史料，发现并引用了许多此前未曾被收录的重要史料。例如中国报刊第一次鲜明提出“南京大屠杀”这一名词的，是1945年11月25日上海《申报》第一版刊登的报道《南京大屠杀罪行将公布》。中国新闻传媒在报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方面只比西方传媒晚了一周时间。

江东门纪念馆 10件文物将赴俄罗斯

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两馆借文物交换仪式在南京举行。朱成山馆长向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馆长转交了10件文物。据介绍，这10件文物将在俄罗斯展出。朱成山透露，目前两馆已签订建立友好馆协议，今年10月份，《回顾胜利——俄罗斯专题展》在南京展出，明年5月7日，《南京的南京——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将在俄罗斯展出。

目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有馆藏品15万多件，一级文物161件，二级文物450件，三级文物419件，一般文物6156件。

先后有41位幸存者到日本作证

昨天，记者从纪念馆获悉，从1994年8月第一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赴日作证后，每年都有这样的活动。今年12月4日，程王氏奔赴日本，在广岛、久留米、人吉、熊本、长崎等地进行了为期10天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活动。与此同时，78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也应日本铭心之会之邀，在大阪、京都、神户、东京等城市作证言。截至目前，先后有41位幸存者到日本参加集会并向当地群众讲述当年历史。

朱成山表示，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证人，他们的口述史是第一手的资料，是对企图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最好的回击。同时，作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幸存者赴日证言这一形式有利于加强了解、增进友谊，在加强历史认知的基础上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交往。

这些遗物中包括从军日记和信件。从军日记中记载了牧野信人直至战死前一天的战场记录，每天都有几行文字记载。在1937年12月13日，即南京沦陷之后的记录中，记录了日军杀害俘虏的以下内容：

“12月13日，千户村被参加战斗，攻陷南京。12月14日，村上少尉处决了300名俘虏。”

研究这一资料的熊本近代史研究会会长、熊本大学小松裕教授说道：“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证据很多，不过以日记的方式保存下来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却很罕见。”

从军日记此前一直摆放在牧野信人的佛坛上，其间也常被打开翻看，不过一直都没注意到其中有关于杀害俘虏的记述。牧野说道：“淳朴的年轻人居然被逼迫在战场上盲目地杀人，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恐惧感。”

朱成山收到这份报纸的传真后仔细阅读，认为日本第六